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156
冊數	20 (16)
函號	370 3





說纂目錄

甲集三卷

漢武故事

青溪冠軌

乙集三卷

煬帝海山記

煬帝開河記

丙集二卷

煬帝迷樓記



良嶽記

影寫

一
目録

一

書院

江行雜錄

行營雜錄

丁集二卷

避暑漫抄

養痾漫筆

戊集二卷

虛谷閒抄

蓼花洲閒錄

巳集二卷

樂府雜錄

教坊記

庚集二卷

北里志

青樓集

辛集四卷

雜纂 三卷

損齋備忘錄

壬集二卷

復辟錄

靖難功臣錄

癸集一卷

備遺錄

已上逸事家六卷散錄家六卷

七六

一
目録

二

嚴山

雜纂家十一卷總二十三卷

目錄終

漢武故事

說纂一逸事

漢景帝王皇后槐里王仲女也名姝兒母臧氏臧荼孫也初爲仲妻生一男兩女其一女卽后也仲死更嫁長陵田氏生二男后少孤始嫁與金王孫生一男矣相工姚翁善相人千百弗失見后而歎曰天下貴人也當生天子田氏乃奪后歸納太子宮得幸有娠夢日入懷景帝亦夢高祖謂已

曰王美人得子可名為彘及生男因名焉
是為武帝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於
倚闌殿年四歲立為膠東王少而聰明有
智術與宮人諸兄弟戲善徵其意而應之
大小皆得其歡心及在上前恭敬應對有
若成人太后下及侍衛咸異之是時薄皇
后無子立栗姬子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
欲與太子婚栗姬妬寵少衰王夫人因令

告栗姬曰長公主前納美人得幸於上子
何不私謁長公主結之乎時諸美人皆因
長公主見得貴幸也故栗姬怒不聽因謝
長公主不許婚長公主亦怒王夫人因厚
事之長公主更欲與王夫人男婚上未許
後長主還宮膠東王數歲公主抱置膝上
問曰兒欲得婦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
人皆云不用指其女阿嬌好否笑對曰好

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主大悅
乃苦要上遂成婚焉皇后既廢栗姬次應
立而長主伺其短輒徵白之上嘗與栗姬
語屬諸姬子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
弗肯應又罵上老狗上心銜之未發也長
主日譖之因譽王夫人男之美王夫人陰
告長主使大臣請立栗姬為后上以為栗
姬諷之遂發怒誅大臣廢太子為王栗姬

自殺遂立王夫人為后膠東王為太子時
年七歲上曰彘者徹也因改名徹廷尉上
囚防年繼母陳氏殺年父年因殺陳依律
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對曰夫繼
母如母明其不及也緣父之愛故謂之母
爾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
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大逆論帝從
之棄市議者稱善太子年十四即位改號

建元長主伐其功求欲無厭上患之皇后
寵亦衰皇太后謂上曰汝新卽位先爲明
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長主必重得罪
婦人性易悅深慎之上納太皇戒復與長
主和皇后寵幸如初建元六年太皇太后
崩上始親政事好祀鬼神謀議征伐長主
自伐滋甚每有所求上不復與長主怨望
愈出醜言上怒欲廢皇后曰微長公主弗

及此忘德弗祥且容之乃止然皇后寵遂
衰驕妬滋甚女巫楚服自言有術能令上
意回晝夜祭祀合藥服之巫著男子衣冠
幘帶素與皇后寢居相愛若夫婦上聞窮
治侍御巫與后諸妖蠱呪咀女而男淫皆
伏辜廢皇后處長門宮后雖廢供養如法
長門無異其宮也長主以宿恩猶自親近
後置酒主家見所幸董偃上爲之起偃能

自媚於上貴寵聞於天下嘗宴飲宣室引
公主及偃東方朔司馬相如等竝諫上不
聽偃既富於財淫於他色與主漸疎主怒
因閉於內不復聽交游上聞之賜偃死後
卒與公主合葬元朔元年立衛子夫爲皇
后初上幸平陽公主家置酒作樂子夫爲
謳者善歌能造曲每歌挑上上喜動起更衣
子夫因侍尚衣軒中遂得幸上見其美

髮悅之遂納於宮中時宮女數千皆以次
幸子夫新入在籍末歲餘不得見上擇宮
人不中用者出之子夫因泣涕請出上曰
吾昨夜夢子夫中庭生梓樹數株豈非天
意乎是日幸之有娠生女凡三幸生二女
後生男卽戾太子也淮南王安招方術之
士皆謂神仙上聞而喜女事於是方士自
燕齊至者數千人齊人李少翁年二百餘

歲色若童子拜爲文成將軍歲餘術未驗
上漸厭倦會所幸李夫人死上甚思悼之
少翁云能致其神乃夜張帳明燭陳酒食
令上居他帳中遙見李夫人不得就視也
上愈益想之乃作賦曰美聯娟以修嫵兮
命天絕而弗長飾莊宮以延佇兮泯不歸
乎故鄉慘鬱鬱其悶感兮處幽隱而懷傷
稅餘馬於上椒兮掩脩夜之不陽云云少

翁者諸方皆驗唯祭太乙積年無應上怒
誅之文成被誅後月餘使者籍資從關東
還逢於渭亭謂使者曰爲吾謝上不能忍
少日而敗大事乎上好自愛後四十年求
我於蓬山方將共事不相怨也於是上大
悔復徵諸方士上常輕服爲微行時丞相
公孫弘數諫弗從弘謂其子曰吾年已八
十餘陛下擢爲宰相士猶爲知己死况不

世之君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
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因自殺上
聞而悲之自為誅弘嘗諫伐匈奴為之少
止弘卒乃大發卒數十萬遣霍去病討匈
奴折蘭過居延獲祭天金人於上林鑿昆
明池又起栢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
女子也先嫁為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
悲哀悼痛之亦死死而有靈其姒宛若

姒之祀之遂關通言說人家小事頗有
驗上遂祠神君請術初霍去病徵時數自
禱於神君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
病交接去病不肯乃責之曰吾以神君清
潔故齋戒祈福今規欲為淫此非神明也
因絕不復往神君亦慙及去病疾篤上令
為禱於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
弗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以延年霍

說世書集
二
二

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絕今病必死非可
救也去病竟薨上造神君請術行之有效
大抵不異容成也神君以道授宛若亦曉
其術年百餘歲貌有少容衛太子未敗一
年神君亡去自栢臺燒後神稍衰東方朔
娶宛若爲小妻生三子與朔同日死時人
疑化去未死也自後貴人公主慕其術專
爲淫亂大者抵罪或天死無復驗云東郡

送一短人長五寸衣冠具足上疑其精召
東方朔至朔呼短人曰巨靈阿母還來否
豈人不對因指謂上王母種桃三千年一
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失王母意故
被謫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也短
人謂上曰王母使人來告陛下求道之法
惟有清靜不宜躁擾言終弗見上愈恨召
朔問其道朔曰陛下自當知上以其神人

不敢逼也乃出宮女希幸御者二十人以
賜之朔與行道女子竝年百歲而死惟一
女子長陵徐氏號儀君善傳朔術至今上
元延中已百三十七歲矣視之如童女諸
侯貴人更迎致之問其道術善行交接之
道無他法也受道者皆與之通或傳世淫
之陳盛父子皆與之行道京中好淫亂者
爭就之翟丞相奏壞風俗請戮尤亂甚者

今上弗聽乃徙女子于燉煌後遂入胡不
知所終樂成侯上書言方士藥大膠東人
故曾與文成侯同師上召見大悅大乃敢
爲大言處之無疑上乃封爲樂通侯賜甲
第僮奴千人乘輿車馬帷幄器物以克其
家又以女公主妻之送金千斤更號當利
公主連年妖妄滋甚而不効上怒收大腰
斬之上起明光宮發焚趙美女二千人克

之率皆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滿三十者
出嫁之掖庭總籍凡諸宮美女萬有八千
建章未央長安三宮皆輦道相屬率使宦
者婦人分屬或以爲僕射大者領四五百
小者領一二百人常被幸御者輒注其籍
增其俸秩比六百石官人既多極被幸者
數年一再遇挾婦人媚術者甚衆選二百
人常從幸郡國載之後車與上同輦者十

六人克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假粉白
黛綠侍尚衣軒者亦如之嘗自言能三日
不食不能一日無婦人善行導養術故體
常壯悅其應有子者皆記其時日賜金千
斤孕者拜爵爲容華克侍衣之屬上巡狩
過河間有紫青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爲
其下當有奇女天子之祥上使求之見有
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絕兩手皆拳上

今開其手數十人劈之莫能舒上於是自
披手手卽伸由是得幸號拳夫人進爲婕
妤居鈎弋宮解黃帝素女之術大有寵有
娠十四月而產是爲昭帝焉從上至甘泉
因告上曰妾相運正應爲陛下生一男年
七歲妾當死今必死於此不可得歸矣願
陛下自愛宮中多巫蠱氣必傷聖體幸慎
之言終而卒旣殯尸香聞十餘里因葬雲

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冢開視
空棺無尸惟衣履存上乃爲起通靈臺於
甘泉上年六十餘髮不白更有少容服食
辟穀希復幸女子矣每見群臣自嘆愚惑
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
少病自是亦不服藥而體更瘠瘦二三年
中慄慄不樂行幸五柞宮謂霍光曰朕告
老矣公可立鈎弋子公善輔之光泣頓首

曰陛下尚康豫豈有此邪上曰吾病甚公不知耳三月丙寅上晝卧不覺顏色不異而身已無氣明日色漸變閉目乃發喪殯未央前殿朝脯上祭若有食之常所幸御葬畢悉出茂陵園自婕妤已下上幸之如平生旁人弗見也光聞之乃更出宮人增爲五百人因是遂絕

漢武故事終

漢班固撰

良嶽記

說纂二逸事

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但形勢稍下儻少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土培其岡阜使稍加于舊矣而果有多男之應自後海內又安朝廷無事上頗留意苑囿政和間遂卽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良嶽命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取瀾中

珍異花木竹石以進號曰花石綱專置應
奉局於平江所費動以億萬計調民搜巖
剔藪幽隱不置一花一木曾經黃封護視
稍不謹則加之以罪斲山輦石雖江湖不
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以出之至名曰
神運舟楫相繼日夜不絕廣濟四指揮盡
以克輓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
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進物至都

計會宦者以獻者大率靈璧太湖諸石二
澗奇竹異花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
果異木之屬皆越海度江鑿城郭而至後
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勔及蔡攸
入貢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伎藝凡六
載而始成亦呼爲禹歲山奇花美木珍禽
異獸莫不畢集飛樓傑觀雄偉瓌麗極于
此矣越十年金人犯闕大雪盈尺詔令民

任便斫伐爲薪是日百姓奔往無慮十萬人臺榭宮室悉皆圮毀官不能禁也予頃讀國史及諸傳記得其始末如此每恨其他不得而詳後得徽宗御製記文及蜀僧祖秀所作華陽宮記讀之所謂壽山良嶽者森然在目也因令撫其畧以備遺忘云御製良嶽記畧曰公是按圖度地庀徒僦工累上積石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

淵與泗濱林慮靈璧芙蓉之諸山最瓌奇特異瑤琨之石卽如蘇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笋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于雕闌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隴連綿而彌滿吞山懷谷其東

則高峯峙立其下植梅以萬數綠萼承跌
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綠萼華堂又旁有
承嵐崑雲之亭有屋內方外圓如半月是
名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
之巖祈真之磴攬秀之軒龍吟之堂其南
則壽山嵯峨兩峯竝峙列嶂如屏瀑布下
入鴈池池水清泚漣漪鳧鴈浮泳水面棲
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噫噫北直絳

霄樓峯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其幾十里
而方廣兼數十里其西則參朮杞菊黃精
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
豆秔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
巢雲高出峰岫下視群嶺若在掌上自南
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綿亘數里與東山相
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由
龍淵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

西牛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于前後
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
方沼中有兩洲東爲蘆渚亭曰浮陽西爲
梅渚亭曰雲浪沼水西流爲鳳池東出爲
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
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
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由磴
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旣而山絕路隔繼

之以木棧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
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於諸山前列巨石
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巉巖藤蘿蔓衍若
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
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
其上流注山間西行潺湲爲漱玉軒又行
石間爲煉丹亭凝觀圖山亭下視水際見
高陽酒肆清斯閣北岸萬竹蒼翠蒼鬱仰

言集
不見天有勝雲菴躡雲臺消閒館飛岑亭
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爲山莊
爲回溪自山蹊石罅牽條下平陸中立而
四顧則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
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入一榮一彫四
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
幽巖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
又不知郭郭寰會紛萃而慎委也真天造

地設神謀化力非人所能爲者此舉其梗
槩焉祖秀華陽宮記曰政和初天子命作
壽山良嶽於禁城之東陬詔闈人董其役
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
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璧之石雄拔峭峙
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舐觸若踉若齧牙角
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奇盡怪輔以
礮木瘦藤雜以黃楊對青竹蔭其上又隨

其幹旋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飛
空則架棧閣仍於絕頂增高樹以冠之搜
遠方珍材盡天下蠹工絕伎而經始焉山
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猶以
爲未也鑿池爲溪澗疊石爲隄捍任其石
之怪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爲山山骨
暴露峯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
峯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

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脚曰杏岫
又增土疊石間畱隙穴以栽黃楊曰黃楊
巘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
曰丁嶂又得頰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
淑蘭離植于其下曰椒崖接水之末增土
爲大陂從東南側栢枝榦柔密揉之不斷
葉葉爲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
龍栢坡循壽山而西移竹成林復開小徑

至百數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紀極
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
斑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
而爲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絕頂開深
池車駕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
而爲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從良嶽
之麓琢石爲梯石皆溫潤淨滑曰朝真磴
又於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

壽山之西別治園囿曰藥寮其宮室臺榭
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綠萼華堂
築臺高千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
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爲品字門以通前
後苑建八角亭于其中央榱椽窻楹皆以
瑪瑙石間之其地琢爲龍礎導景龍江東
出安遠門以備龍舟行幸東西擷景二園
西則溯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

瀟湘江亭開閘通金波門北幸擷芳苑隄
外築壘衛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
畧無隙地又于舊地作野店麓治農圃開
東西二關夾懸巖磴道隘迫石多峯稜過
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群峯所出入者
此二關而已又爲勝遊六七曰躍龍澗漾
春陂桃花間鴈池迷真洞其餘勝跡不可
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宮然華陽

大抵衆山環列于其中得平蕪數十頃以
治園圃以闢宮門於西入徑廣于馳道左
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昭功敷
慶萬壽峯而名之獨神運峯廣百圍高六
仞錫爵盤固侯居道之中束石爲亭以庇
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書建三丈碑附
於石之東南陬其餘石或若群臣入侍帷
幄正容凜若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

奮然而趨又若傴僂趨進其怪狀餘態娛
人者多矣上既悅之悉與賜號守吏以奎
章畫列於石之陽其他軒榭庭徑各有巨
石棋列星布竝與賜名惟神運峯前巨石
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
甲乙者乃命群峯其畧曰朝日昇龍望雲
坐龍矯首玉龍萬壽老松棲霞捫參銜日
吐月排雲衝斗雷門月窟蟠螭坐獅堆青

凝碧金鰲玉龜疊翠獨秀棲煙躡雲風門
雷穴玉秀玉竇銳雲巢鳳雕琢渾成登封
日觀蓬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滃玉
噴玉蘊玉琢玉積玉疊玉叢秀而在于渚
者曰翔鱗立于渚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
曰玉麒麟冠于壽山者曰南屏小峯而附
于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儀鳳烏龍立于沃
泉者曰雷雲宿霧又爲藏煙谷滴翠巖搏

雲屏積雪嶺其間黃石什于亭際者曰抱
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峯異其居
以壓衆石作亭庇之寘于寰春堂者曰玉
京獨秀大平巖寘于綠萼華堂者曰卿雲
萬態奇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
盡矣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
與排墻避虜於壽山良嶽之顛時大雪新
霽丘壑林塘傑若畫本凡天下之美古今

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愕信天
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
遊華陽宮而民廢之矣

宋張湜撰

良嶽記終

青溪寇軌

說纂三逸事

泊宅翁方勺著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竭村居人方臘託左道以惑衆知縣事承議郎陳光不即鉏治臘自號聖公改元永樂置偏裨將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甲冑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搖數日聚惡少千餘焚民居掠金帛子女提點刑獄張苑通

判州事葉居中不能招救欲盡殺乃已故
賊得脅虜良民爲兵旬日有衆數萬十二
月二十九日將領蔡遵與戰於息坑死之
遂陷青溪縣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
天章閣待制欵守曾孝蘊以京東賊宋江
等出青齊濟濮間有旨移知青社一宗室
通判州事守禦無策十三日又陷欵州乘
勢取桐廬新城富陽等縣二十九日進逼

杭州知州事趙霆棄城走州卽陷節制直
龍圖閣陳建廉訪使者趙約被害賊縱火
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三朝廷遣領樞密
院童貫常德軍節度使譚稹二中貴率禁
旅及京畿關右河東蕃漢兵制置江淮二
浙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賊將七佛引衆六
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聚兵與州民登城
固守屬大兵至開門表裏合擊斬首九千

言公集
築京觀五賊退據杭州二月七日前鋒至
清河堰賊列陣以待王師水陸並進戰六
日斬賊二萬十八日再火官舍學宮府庫
與僧民之居經夕不絕翌日宵遁大兵入
城當是時少保劉延慶由江東入至宣州
涇縣遇賊偽八大王斬五千級復歙州出
賊背統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自杭
趨睦取睦州與江東兵合斬獲七百里生

擒方臘及偽相方肥等妻印子毫二太子

等凡五十二人

毫二太子
其子之號

於梓桐石穴中

殺賊七萬招來老幼四十餘萬復使歸業
四月二十六日也餘黨走衢婺而蘭溪縣
靈山賊朱言吳邦起應之據處州而越州
剡縣魔賊仇道人台州仙居人呂師囊方
品山賊陳十四公等起兵掠溫台諸縣四
年三月討平之是役也用兵十五萬斬賊

百餘萬自出師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收
杭睦歛處衢婺六州與五十二縣所殺平
民不下二百萬始唐永徽四年睦州女子
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婺州刺史崔義
玄平之故梓桐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方
臘因得憑藉以起又以沙門寶誌識記誘
惑愚民而貧窮游手之徒相乘為亂青溪
為睦大邑梓桐幫源等號山谷幽僻處東

北趨睦西近歛民物繁庶有漆楮林木之
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江浙地勢迂險賊一
旦焚蕩無一存者群黨據險以守因謂之
洞而浙人安習太平不識兵革一聞金鼓
聲則斂手聽命不逞小民往往反為賊鄉
導劫富室殺官吏士人以徼利渠魁未授
首間所掠婦女自洞逃出僇而雉經於林
中者由湯崑樞樹嶺一帶凡八十五里九

言集
青溪先生
青院
村山谷相望不知其數會稽進士沈傑嘗
部民深入賊境親覩其事為余言賊之始
末因稽合衆論撫其實著千篇青溪知縣
陳光既坐不治賊就戮朝廷改睦為嚴州
歙為徽州青溪界至歙州路皆鳥道縈紆
兩旁峭壁萬仞僅通單車方臘之亂曾待
制出守但以兩崖上駐兵防遏下瞰來路
雖虻蜂之微皆可數賊亦不敢犯境宋江

擾京東曾公移守青社掌兵者以霧毒為
辭移屯山谷間州遂陷

後漢張角張奭輩託天師道陵為遠祖立
祭酒治病使人出米五斗而病遂愈謂之
五斗米道至其滋盛則剽劫州縣無所不
為其流至今喫菜事魔夜聚曉散者是也
凡魔拜必北向以張角實起於北方觀其
拜足以知其所宗原其平時不飲酒食肉

甘枯槁趨靜默若有志於為善者然男女
無別不事耕織衣食無所得敗務攘斂以
挺亂其可不早辨之乎有以其疑似難識
欲痛繩之恐其滋蔓因置而不問馴致禍
變則陳光之於方臘是也有舍法令一切
弗問但魔迹稍露則使屬邑盡驅之死地
務絕其本源肅清境內而此曹急則據邑
聚而反則越守劉韜之於仇賊是也

仇破剡縣

新昌上虞凡三縣此風日熾殆未易察也始知能
上體國禁之嚴下念愚民之無辜迷入於
此道不急不怠銷患於冥冥之中者良有

司也

容齋逸史曰甚哉小人患得患失貽禍之
深也初元祐間宣仁太后臨朝天下大政
事皆太后與二三大臣議可而行時雖天
下稱治哲宗內弗平也一旦太后崩方欲

悉反其政以攄宿憤而小人揣知上旨遂
引呂武爲喻上益惑焉明年改元紹聖而
熙豐群邪彙進矣是後天下監司牧守無
非時宰私人所在貪墨民不聊生迨徽廟
繼統蔡京父子欲固其位乃倡豐亨豫大
之說以恣蠱惑童貫遂開造作局于蘇杭
以制御器又引吳人朱勗進花石媚上上
心旣侈歲加增焉舳舻相銜於淮汴號花

石綱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舟揭所貢
暴其上篙師柁工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
路以目其尤重者漕河弗能運則取道於
海每遇風濤則人船皆及枉死無算江南
數十郡深山幽谷搜剔殆遍或有奇石在
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程限
慘刻無間寒暑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
玩者卽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帊覆之指

為御物又不卽取因使護視微不謹則重
遣隨之及啓行必發屋徹墻以出由是人
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
速民預是役者多鬻田宅子女以供其須
思亂者益衆初方臘生而數有妖異一日
臨溪顧影自見其冠服如王者由此自負
遂託左道以惑衆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
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松杉之

饒商賈輻輳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
臘怨而未敢發會花石綱之擾遂因民不
忍陰取貧乏游手之徒賑恤結納之衆心
既歸乃椎牛醢酒召惡少之尤者百餘人
會飲酒數行臘起曰天下國家本同一理
今有子弟耕織終歲勞苦少有粟帛父兄
悉取而靡蕩之稍不如意則鞭笞酷虐至
死弗恤於汝甘乎皆曰不能臘曰靡蕩之

餘又悉舉而奉之仇讐仇讐賴我之資益
以富實反見侵侮則使子弟應之子弟力
弗能支則譴責無所不至然歲奉仇讐之
物初不以侵侮廢也於汝甘乎皆曰安有
此理臘涕泣曰今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
桑不足以供應吾儕所賴為命者漆楮竹
木耳又悉科取無錙銖遺夫天生烝民樹
之司牧本以養民也乃暴虐如是天人之

心能無愠乎且聲色狗馬七木禱祠甲兵
花石糜費之外歲賂西北二虜銀絹以百
萬計皆吾東南赤子膏血也二虜得此益
輕中國歲歲侵擾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廢
宰相以為安邊之長策也獨吾民終歲勤
動妻子凍餒求一日飽食不可得諸君以
為何如皆憤憤曰惟命臘曰三十年來元
老舊臣貶死殆盡當軸者皆齷齪邪佞之

徒但知以聲色土木淫蠱上心耳朝廷大政事一切弗恤也在外監司牧守亦皆貪鄙成風不以地方爲意東南之民苦於剝削久矣近歲花石之擾尤所弗堪諸君若能仗義而起四方必聞風響應旬日之間萬衆可集守臣聞之固將招徠商議未便申奏我以計縻之延滯一兩月江南列郡可一鼓下也朝廷得報亦未能決策發兵

計其遷延集議亦須月餘調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此時當已大定無足慮也况西北二虜歲幣百萬朝廷軍國經費千萬多出東南我旣據有江表必將酷取於中原中原不堪必生內變二虜聞之亦將乘機而入腹背受敵雖有伊呂不能爲之謀也我但畫江而守輕徭薄賦以寬民力四方孰不斂衽來朝十

年之間終當混一矣不然徒死于貪吏耳
 諸君其籌之皆曰善遂部署其衆千餘人
 以誅朱勗爲名見官吏公使人皆殺之民
 方苦於侵漁果所在響應數日有衆十萬
 遂連陷郡縣數十衆殆百萬四方大震時
 朝廷方約女直夾攻契丹取燕雲地兵食
 皆已調集待命適聞臘起遂以童貫爲江
 淮荆瀾宣撫使移師南下臘不虞如是速

也貫至蘇州始承認罷造作局及御前綱
 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前至秀州累敗賊鋒
 追至幫源洞賊尚二十餘萬與官軍力戰
 而敗深據巖穴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韓
 蕲王世忠時爲王淵裨將潛行谿谷問野
 婦得徑卽挺身直前度險數重搏其穴格
 殺數十人擒臘以出遂併取臘妻子符印
 及方肥等其黨皆潰前後所戕人命數百

萬江南由是凋瘵不復昔日之十一矣迨
 建炎南渡經費多端愈益窮困不可復支
 向非臘之耗亂江淮二淝公私克實南渡
 後或可藉為恢復之資亦未可知也噫臘
 之耗亂可哀也已然所以致是者誰歟洎
 宅翁之志寇軌也蕲王猶未知名故畧之
 且時宰猶多在朝臘黨陰謀語多忌諱亦
 削不載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司民者

附錄

喫菜事魔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
 情亦流遠方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沒官而
 近時事者益衆始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
 二淝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處相煽而起
 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物祖先不會賓客
 死則袒葬方歛盡飾衣冠其徒使二人坐
 于尸傍其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答曰無

言身自集
卷之三
遂去其冠次問衣履逐一去之以至于盡
乃曰來時何有曰有包衣則以布囊盛尸
焉云事後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焚
祭厚葬自能積財也又始投其黨有甚貧
者衆率財以助積微以至於小康矣凡出
入經過不必相識黨人皆館穀焉凡物用
之無間謂爲一家故有無礙被之說以是
誘惑其衆其魁謂之魔王右者謂之魔母

各有誘化且望人出四十九錢於魔公處
燒香魔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王
歲獲不貲云亦誦金剛經取以色見我爲
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爲真佛其
說不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則以無字
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訛以魔爲麻
謂其魁爲麻黃或云易魔王之名也其初
授法設誓甚重然以張角爲祖雖死於湯

鑊終不敢言角字傳言何執中守官台州
州獲事魔之人勘鞠久不能得或云何處
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
實乃委之窮究何以雜物百數問能識其
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其間餘皆名之至
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不事祖先喪葬之
類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爲苦若殺之是
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人多者則可成佛

故結集既衆乘亂而起日嗜殺人最爲大
患尤憎惡釋氏蓋以不殺與之爲戾耳但
禁令太嚴罕有告者株連旣廣又當籍沒
全家流放與死爲等必協力同心以舉官
吏州縣憚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也

青溪寇軌

終

Blank columns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煬帝海山記

說纂四逸事

隋煬帝生時有紅光燭天里中牛馬皆鳴
 先是獨孤后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龍
 墮地尾輒斷以告文帝帝沉吟默塞不答
 帝三歲戲於文帝前文帝抱之玩視甚久
 曰是兒極貴恐破吾家自茲雖愛帝而亦
 不快於帝帝十歲好觀古今書傳至於方
 藥天文地理伎藝術數無不通曉然而性

編急陰賊刻忌好鉤索人情深淺時揚素
有戰功方貴用事帝傾意結之文帝得疾
內外莫有知者帝坐便室召素謀曰君國
之元老能了吾家事者君也乃私執素手
曰使我得志我亦終身報公素曰待之當
自有計素入問疾文帝見素起坐謂素曰
吾常親鋒刃冒矢石出入生死與子同之
方享今日之貴吾自惟不免此疾不能臨

天下汝立吾族中人吾不諱汝立吾兒勇
爲帝汝倍吾言吾去世亦殺汝此事吾不
語人素曰國本不可屢易臣不敢奉詔文
帝忿懣乃大呼左右曰召吾兒勇來乃氣
哽塞回面向之不言素乃出語帝曰事未
可更待之有頃左右出報素曰帝呼不應
喉中啾啾有聲帝拜素曰以終身累公素
急入帝已崩矣乃不發喪明日素袖遺詔

立帝時百官猶未知素執圭謂百官曰大
行遺詔立帝有不從者戮於此左右扶帝
上殿帝足弱欲倒者數四不能上素下去
左右以手扶接帝帝援之乃上百官莫不
嗟嘆素歸謂家人輩曰小兒子吾已提起
教作大家郎不知了當得否素恃有功見
帝多呼為郎君時宴內宮宮人偶覆酒污
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加撻焉帝頗惡之

隱忍不發一日帝與素釣魚於池竝坐左
右張傘以遮日帝起如廁回見素坐赭傘
下風骨秀異堂堂然帝大忌之帝多欲有
所為素輒請而抑之由是愈有害素意會
素死帝曰使素不死夷其九族先素欲入
朝出見文帝執金錢逐之曰此賊吾欲立
勇汝竟不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呼入室
召子弟二人而語曰吾必死矣出見文帝

語不移時素死帝自素死益無憚乃闢地
周二百里爲西苑役民力常百萬內爲十
六院聚巧石爲山鑿池爲五湖四海詔天
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驛至京師天下共
進花木鳥獸魚蟲莫知其數此不具載詔
定西苑十六院名景明一迎暉二棲鸞三
晨光四明霞五翠華六文安七積珍八影
紋九儀鳳十仁智十一清修十二寶林十

三和明十四綺陰十五降陽十六皆帝自
製名院有二十八皆擇宮中佳麗謹厚有
容色美人實之每一院選帝常幸御者爲
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易市又鑿五湖
每湖四方十里東曰翠光湖南曰迎陽湖
西曰金光湖北曰潔水湖中曰廣明湖湖
中積土石爲山構亭殿屈曲環遶澄碧皆
窮極人間華麗又鑿北海周環四十里中

有三山效蓬萊方丈瀛洲上皆臺榭迴廊
水深數丈開溝通五湖北海溝盡通行龍
鳳舸帝多泛東湖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
闋云○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
枕簟浪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光
景好輕彩望中斜清露冷侵銀兔影西風
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湖上柳煙裏
不勝摧宿霧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好腰

枝煙雨更相宜環曲岸陰覆畫橋低線
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
依依○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
竹戶素華無韻入澄波望外玉相磨湖
水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范賦朝來
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何○湖上草碧翠
浪通津修帶不爲歌舞緩濃鋪堪作醉人
茵無意襯香衾晴霽後顏色一般新游

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留咏卒
難伸○湖上花天水浸靈芽淺蕊水邊勻
玉粉濃苞天外剪明霞只在列仙家 開
爛熳插鬢若相遮水殿春寒幽冷艷玉軒
晴照暖添華清賞思何賒○湖上女精選
正輕盈猶恨乍離金殿侶相將盡是采蓮
人清唱謾頻頻 軒內好嬉戲下龍津玉
管朱絃聞盡夜踏青鬪草事青春玉輦從

群真○湖上酒終日助清勸檀板輕聲銀
甲緩醅浮香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 春
殿晚仙艷奉盃盤湖上風光真可愛醉鄉
天地就中寬帝主正清安○湖上水流遶
禁園中斜日煖搖清翠動落花香暖衆紋
紅蘋未起清風 閒縱目魚躍小蓮東泛
泛輕搖蘭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
重重帝常遊湖上多令宮中美人歌唱此

曲火業六年後苑草木鳥獸繁息茂盛桃
蹊李徑翠陰交合金猿青鹿動輒成群自
大內開爲御道直通西苑夾道植長松高
柳帝多幸苑中去來無時侍御多夾道而
宿帝往往中夜卽幸焉一夕帝泛舟遊北
海與宦人十數輩升海山是時月色朦朧
晚風輕軟浮浪無聲萬籟俱寂恍惚間水
上有一小舟祇容兩人帝謂爲十六院中

美人洎至首一人先登贊唱陳後主謁帝
帝亦忘其死帝幼年與後主甚善乃起迎
之後主再拜帝亦鞠躬勞謝旣坐後主曰
憶昔與帝同隊遊戲情愛甚於同氣今陛
下富有四海令人欽服始者謂帝將致理
於三王之上今乃甚取當時之樂以快平
生無甚美事聞陛下已開隋渠引洪河之
水東遊維揚因作詩來奏乃探懷出詩上

言集卷之九
帝詩曰隋室開茲水初心謀大賒一千里
力役百萬民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成小
瑕溢流隨陡岸濁浪噴黃沙兩人迎客至
三月柳飛花日脚沉雲外榆梢噪暝鴉如
今遊子俗異日便天家且樂人間景休尋
海上槎人喧舟艤岸風細錦帆斜莫言無
後利千古壯京華帝觀詩拂衣怒曰死生
命也興亡數也爾安知吾開河爲後人之

利帝怒叱之後王曰子之壯氣能得幾日
其終始更不若吾帝乃起逐之後主走曰
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沒於
水際帝方悟其死兀然不自知驚悸移時
一日明霞院美人楊夫人喜報帝曰酸棗
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清陰數畝帝沉默
甚久曰何故而忽茂夫人云是夕院中人
聞空中若有千百人語言云李木當茂洎

言卷之八
二書院
曉看之已茂盛如此帝欲伐去左右或奏
曰木德來助之應也又一夕晨光院周夫
人來奏云院中楊梅一夕忽爾繁盛帝喜
問曰楊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或曰楊梅雖
茂終不敵玉李之盛帝往兩院觀之亦自
見玉李繁茂後梅李同時結實院妃來獻
帝問二果孰勝院妃曰楊梅雖好味頗清
酸終不若玉李之甘苑中人多好玉李帝

歎曰惡梅好李豈人情哉天意乎後帝將
崩揚州一日院妃報楊梅已枯死帝果崩
於揚州異乎一日洛水漁者獲生鯉一尾
金麟赭尾鮮明可愛帝問漁者之姓姓解
未有名帝以朱筆於魚額上題解生字以
記之乃放之北海中後帝幸北海其鯉已
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與蕭后及
諸院妃嬪同看魚之額朱字尚存惟解字

無半尚隱隱角字存焉蕭后曰鯉有角龍也帝曰朕爲人主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魚乃沉大業四年道州貢矮民王義眉目濃秀應對甚敏帝尤愛之常從帝遊終不得入宮曰爾非宮中物也義乃自宮帝由是愈加憐愛得出入內寢義多臥御榻下帝遊湖海回多宿十六院一夕帝中夜潛入棲鸞院時夏氣暄煩院妃慶兒臥於

簾下初月照軒頗明朗慶兒睡中驚魘若不救者帝使義呼慶兒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夢中何故而如此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握妾臂遊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院坐殿上俄時火發妾乃奔走向視帝坐烈焰中驚呼人救帝久方睡覺帝自強解曰夢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大業十年幸江都被弑帝入

第十院居火中此其應也龍舟爲楊玄感
所燒後勅揚州刺史再造制度又華麗仍
長廣於前舟江都來進帝東幸維揚後宮
十六院皆隨行西苑令馬守忠別帝曰願
陛下早還都輦臣整頓西苑以待乘輿之
來西苑風景臺殿如此陛下豈不思戀舍
之而遠遊也又泣下帝亦怡然謂守忠曰
爲吾好看西苑無令後人笑吾不解裝景

趣也左右甚疑訝帝御龍舟中道夜半聞
歌者甚悲其辭曰我兄征遼東餓死青山
下今我挽龍舟又因隋隄道方今天下饑
路糧無些小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
骨枕荒沙幽魂泣煙草悲損門內妻望斷
吾家老安得義男兒焚此無主屍引其孤
魂回負其白骨歸帝聞其歌遽遣人求其
歌者至曉不得其人帝頗徬徨通夕不寐

揚州朝百官天下朝貢使無一人至者有
來者在途遭兵奪其貢物帝猶與群臣議
詔十三道起兵誅不朝貢者帝知世祚已
去意欲遂幸永嘉群臣皆不願從帝未遇
害前數日帝亦微識玄象多夜起觀天乃
召太史令袁克問曰天象如何克伏地泣
涕曰星文大惡賊星逼帝座甚急恐禍起
旦夕願陛下遽修德滅之帝不樂乃起入

便殿按膝俛首不語顧王義曰汝知天下
將亂乎汝何故省言而不告我也義泣對
曰臣遠方廢民得蒙上貢自入深宮久膺
聖澤又常自宮以近陛下天下大亂固非
今日履霜堅冰其來久矣臣料大禍事在
不救帝曰子何不早告我也義曰臣不早
言言即臣死久矣帝乃泣下曰卿為我陳
成敗之理朕貴知也翌日義上書云臣本

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爲治之時不愛此
身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左
右積有歲華濃被聖私皆踰素望侍從乘
輿周旋臺閣臣雖至鄙酷好窮經頗知善
惡之本源少識興亡之所以還往民間周
知利害深蒙顧問方敢敷陳自陛下嗣守
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諫謀莫從獨發
睿謀不容人獻大典西苑兩至遼東龍舟

踰於萬艘宮闕徧于天下兵甲常役百萬
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歿葬者
十未有一帑藏全虛穀粟湧貴乘輿竟往
行幸無時兵人侍從常踰萬人遂令四方
失望天下爲墟方今有家之村存者可數
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屍如獄
餓莩盈郊狗彘厭人之肉鳶魚食人之餘
臭聞千里骨積高原膏血草野狐犬盡肥

陰風無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
千里無煙萬民剝落莫保朝昏父遺幼子
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饑荒尤甚亂離方始
生死孰知人主愛人一何如此陛下恒性
毅然孰敢上諫或有鯁言又令賜死臣下
相顧箝結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奏左右
近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
此途乃逢富貴陛下惡過從何得聞方今

又敗遼師再幸甬小土社稷危於春雪干戈
遍於四方生民已入塗炭官吏猶未敢言
陛下自惟若何計陛下欲幸永嘉坐延
歲月神武威嚴一何銷鑠陛下欲興師則
兵吏不順欲行土牛則侍衛莫從適當此時
如何自處陛下雖欲發憤修德特加愛民
聖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復得大勢已去
時不再來巨厦之崩一木不能支洪河已

決刳壤不能救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忽
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獻
此書延頸待盡帝省義奏曰自古安有不
亡之國不死之主乎義曰陛下尚猶蔽飾
已過陛下常言吾當跨三皇超五帝下視
商周使萬世不可及今日其勢如何能自
復回都輦乎帝乃泣下再三嘉歎義曰臣
昔不言誠愛生也今既具奏願以死謝也

天下方亂陛下自愛少選報云義自刳矣
帝不勝悲傷命厚葬焉不數日帝遇害時
中夜聞外切切有聲帝急起衣冠御內殿
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馬蒧攜刃向帝
帝叱之曰吾終年重祿養汝吾無負汝汝
何負吾帝常所幸朱貴兒在帝傍謂蒧曰
三日前帝慮侍衛秋寒詔宮人悉絮袍褲
帝自臨視造數千袍兩日畢工前日賜公

等豈不知也爾等何敢逼脅乘輿乃大罵
戡戡曰臣實負陛下但今天下俱叛二京
已為賊據陛下歸亦無終臣生亦無門臣
已虧臣節雖欲復已不可得也願得陛下
首以謝天下乃攜劍上殿帝復叱曰汝豈
不知諸侯之血入地尚大旱况天子乎戡
進帛帝入內閣自經貴兒猶大罵不息為
亂兵所殺

海山記終

煬帝迷樓記

說纂五

逸事

煬帝晚年尤沉迷女色他日顧詔近侍曰
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
其意今天下安富外內無事此吾得以遂
其樂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苦無曲房小
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于其中也
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潮人也自言
能構宮室翌日詔而問之昇曰臣乞先進

圖本後數日進圖帝覽大悅即日詔有司
供具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
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
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牖上下金
碧金虬伏於棟下玉獸蹲于戶傍壁砌生
光瑣窻射日工巧之極自古無有也費用
金玉帑庫爲之一虛人誤入者雖終日不
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

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
官賜昇仍給內庫帛千疋賞之詔選後宮
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每一幸有經月而
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車之制
度絕小祗容一人有機處于其中以機礙
女之手足女織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
極喜召何稠謂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
如此以千金贈之旌其巧也何稠出爲人

言車之機巧有識者曰此非盛滿之器也
稠又進轉關車車周挽之可以昇樓閣如
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尤喜悅帝
謂稠曰此車何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
有名也願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以成
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也
何稠再拜而去帝令畫工繪十女會合之
圖數十幅懸于閣中其年上嘗時自江外

得替回鑄烏銅屏數十面其高五尺而闊
三尺磨以成鑑為屏可環於寢所詣闕投
進帝以屏內迷樓而御女於其中纖毫皆
入於鑑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象耳此得
人之真容也勝繪圖萬倍矣又以千金賜
上官時帝日夕沉荒於迷樓罄竭其力亦
多倦怠顧謂近侍曰朕憶初登極日多辛
苦無睡得婦人枕而藉之方能合日纔似

夢則又覺今睡則冥冥不知返近女色則
備何也他日矮民王義上奏曰臣田野廢
民作事皆不勝人生於遼曠絕遠之域幸
因入貢得備後庭掃除之役陛下特加愛
遇臣常自宮以待陛下自茲出入臥內周
旋宮室方今親信無如臣者臣由是竊覽
書殿中簡編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聞精
氣爲人之聰明陛下當龍潛日先帝勤儉

陛下鮮親聲色日近善人陛下精實於內
神清於外故日夕無寢陛下自數年聲色
無數盈滿後宮日夕游宴自非歲節大辰
何常臨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設或引見
遠人非時慶賀亦日晏坐朝會未移刻則
聖躬起入後宮夫以有限之體而投無盡
之慾臣固知其竭也臣聞古者野叟獨歌
舞於磐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獨樂之多

也叟曰吾有三樂子知之乎何也人生難
遇太平世吾今不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
難得支體完備吾身不殘疾此二樂也人
生難得壽吾今年八十矣此三樂也問者
欺賞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貴聖貌軒逸
龍顏鳳姿而不自愛重其思慮固出於野
叟之外臣蕞爾微軀難圖報効罔知忌諱
上逆天顏因俯伏泣涕帝乃命引起翌日

召義詔之曰朕昨夜思汝言極有深理汝
真愛我者也乃命義後宮擇一靜室而帝
居其中女皆不得入居二日帝忿然而出
曰能悒悒居此乎若此雖壽千萬歲亦安
用也乃復入宮宮女無數不得進御者亦
極衆後宮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經於棟
下臂懸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進帝乃詩
也自感三首云庭經玉輦迹芳草漸成窠

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欲泣不成淚悲
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春陰
正無際獨步意何加不及間花草翻承雨
露多看梅二首云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
蟬庭梅對我有憐音心先露枝頭一點春香
清寒艷好誰惜是天眞玉梅謝後陽和至
散與群芳自在春耕成云糝成多自惜夢
好却成悲不及揚花意春來到處飛遣意

云秘洞扁仙卉雕窻鎖玉人毛君真可戮
不肯寫昭君自傷云初入承明日深深報
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入骨
清獨臥愁空房颯履步庭下幽懷空感傷
平日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棄命
薄何可量君恩實疎遠妾意徒徬徨家豈
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方無羽翼何計出
高墻性命誠所重棄割良可傷懸帛朱棟

言集之集 二 迷樓 一 書院
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腸
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帝見其詩反覆
傷感帝往視其尸曰此已死顏色猶美如
桃花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朕向遣汝擇
後宮女入迷樓汝何故獨棄此人也乃令
廷輔就獄賜自盡厚禮葬侯夫人帝日誦
詩酷好其文乃令樂府歌之帝又於後宮
親擇女百人入迷樓 大業八年方士進大

丹帝服之蕩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數十
人入夏帝煩躁日引飲幾百杯而渴不止
醫丞莫君錫上奏曰帝心脉煩感真元太
虛多飲卽大疾生焉因進劑治之仍乞置
冰盤於前俾帝日夕朝望之亦治煩燥之
一術也自茲諸院美人各市冰為盤以望
行幸京師冰為之踴貴藏冰之家皆獲千
金大業九年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

抗聲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
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其
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之云孰使汝歌也
汝自爲之邪宮女曰臣有弟在民間因得
此歌曰道途兒童多唱此歌帝默然久之
曰天啓之也天啓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
宮木陰濃燕于飛興衰自古漫成悲他日
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艷戀紅輝歌竟不勝

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悲又歌臣情不曉帝
曰休問他日自知也後帝幸江都唐帝提
兵號令入京見迷樓太宗曰此皆民膏血
所爲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前謠前詩皆
見矣方知世代興亡非偶然也

迷樓記終

說纂六集

文書院

書院

煬帝開河記

說纂六逸事

睢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
 當有天子興煬帝已昏淫不以爲信時遊
 木蘭庭命袁寶兒歌柳枝詞因觀殿壁上
 有廣陵圖帝瞪目視之移時不能舉步時
 蕭后在側謂帝曰知他是甚圖畫何消皇
 帝如此掛意帝曰朕不愛此畫只爲思舊
 遊之處於是帝以左手凭后肩右手指圖

說纂六集

文書院

書院

言
上山水及人煙村落寺宇歷歷皆如目前
謂后曰朕昔征陳主時遊此豈期久有臨
軒萬機在躬使不得豁於懷抱也言訖聖
容慘然后曰帝意在廣陵何如一幸帝聞
心中豁然翌日與大臣言欲至廣陵旦夕
游賞當此之時以雲煙為靈景視榮貴若
陳腐議欲泛一巨舟自洛入河自河達海入
淮至廣陵群臣皆言似此程途不啻萬里

又孟津水緊洽海波深共泛巨舟事恐不
測時有諫議大夫蕭懷靜弟蕭奏曰臣聞
秦始皇時金陵有王氣始皇使人鑿斷砥
柱王氣遂絕今睢陽有王氣又陛下喜在
東南欲泛孟津又慮危險况大梁西北有
故河道乃是秦時王離畎水灌大梁之處
欲乞陛下廣集兵夫於大梁起首開掘西
自河陰引孟津水入東至淮放孟津水出

此間地不過千里况於睢陽境內過一則
路達廣陵二則鑿穿王氣帝聞奏大喜群
臣皆默帝乃出勅朝堂有諫開河者斬之
詔以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為開河都護以
蕩寇將軍李淵為副使淵稱疾不赴即以
左屯衛將軍令狐達代李淵為開渠副使
都督自大梁起首於樂臺之北建修渠所
署命之為卞渠古祗有此卞字
開封城乃卞邑因名其府

署為卞渠上源傳舍也詔發天下丁夫男
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隱匿
者斬三族帝以河水經於卞乃賜卞字加
水丁夫計三百六十萬人乃更五家出一
人或老或幼或婦人等供饋飲食又令少
年驍卒五萬人各執杖為吏如節級隊長
之類共五百四十三萬餘人叔謀乃令三
分中取一分人自上源而西至河陰通連

古河道乃王離迤邐趨愁思臺而至北去
 又令二分丁夫自上源驛而東去乃隋大
 業五年八月上旬建功畚鍤既集東西橫
 布數千里纔開斷未及丈餘得古堂室可
 數間瑩然肅靜漆燈晶煌照耀如畫四壁
 皆有彩畫花竹龍鬼之像中有棺柩如豪
 家之葬其從功吏聞於叔謀命啓棺一人
 容貌如生肌膚潔白如玉而肥其髮自頭

出而覆其面過腹胸下畧其足倒生而上
 及其背下而方止搜得一石銘上有字如
 蒼頡鳥跡之篆乃召夫中有識者免其役
 有一下邳民讀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
 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
 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
 登兜率天叔謀乃自備棺槨葬于城西隅
 之地今大佛次開掘陳留帝遣使馳御署

言卷之集
玉祝并白璧一雙具少牢之奠祭于留侯
廟以假道祭訖忽有大風出於殿內窻牖
間吹鑠人面使者退自陳留果開掘東去
往來負檐拖鋤者風馳電激遠近之人如
蜂屯聚既達雍丘時有一夫乃中牟人偶
患偃僂之疾不能前進墮於隊後伶仃而
行是夜月色澄靜聞呵殿聲甚嚴夫鞠躬
俟道左良久見清道繼至儀衛周旋一貴

人戴侯冠衣王者衣乘白馬命左右呼夫
至前謂曰與我言爾十二郎還白璧一雙
爾當賓于天煬帝有天下十二年言畢取璧以授夫
跪受訖欲再拜貴人躍馬西去屆雍丘以
獻於叔謀熟視乃帝獻留侯物也詰其夫
夫具道叔謀性貪乃匿璧又不曉其言慮
夫洩于外乃斬以滅口然後於雍丘王大
林林中有小祠廟叔謀訪問村叟曰古老

相傳呼爲隱士墓其神甚靈叔謀不以爲
信將瑩域發掘數尺忽鑿一竅嵌空群夫
下視有燈火熒熒無人敢入者乃指使將
官武平郎將狄去邪者請入探之叔謀喜
曰真荆韞之輩也命繫去邪腰下鈞約數
十丈方及地去邪解其索行約百步入一
石室東北各有四石柱鐵索二條繫一獸
大如牛熟視之一巨鼠也須臾石室之西

有一石門洞開一童子出曰子非狄去邪
乎曰然也童子曰皇甫君望子已久乃引
入見一人服朱衣頂雲冠居高堂之上去
邪再拜其人不言亦不答拜綠衣吏引去
邪立于堂之西階下良久堂上人呼力士
牽取阿麼來阿麼場武夫數人形質醜異
魁偉控所見大鼠至去邪本乃廷臣知帝
小字莫究其事但屏氣而立堂上人責鼠

言方之集
三月八日
言書院
曰吾遣爾暫脫皮毛爲中國主何虐民害
物不遵天道鼠但點頭搖尾而已堂上人
益怒令武士以大棒搥其腦一擊而碎有
聲如墻崩其鼠大叫若雷吼然方欲舉杖
再擊俄一童子捧天符而下堂上驚躍降
陛俯伏聽命童子乃宣言曰阿麼數本一
紀今已七年更候五年當以練巾繫頸而
死童子去堂上人復令繫鼠於舊室中堂

上人謂去邪曰與吾語麻叔謀謝爾伐吾
坐域來歲奉爾二金刀勿謂輕酬也言訖
綠衣吏引去邪於他門出約行十數里入
一林躡石攀藤而行回顧已失使者又行
三里餘見草舍一老父坐土榻上去邪訪
其處老父曰此乃嵩陽少室山下也老父
問去邪所至之處去邪一一言老父遂細
解去邪去邪知煬帝不永之事且曰子能

免官卽脫身于虎口也去邪東行回視苑
屋已失所在時麻叔謀已至寧陽縣去邪
見叔謀具白其事初去邪入墓後其墓自
崩將謂去邪已死今日却來叔謀不信將
謂狂人去邪乃託狂疾隱終南山時煬帝
以患腦疼月餘不視朝訪其因皆言帝夢
中爲人搗其腦遂發痛數日乃是去邪見
鼠之日也叔謀旣至寧陵縣患風逆起坐

不得帝令太醫令巢元方往視之曰風入
腠理病在胸臆須用嫩羊肥者蒸熟糝藥
食之則瘥叔謀取半年羊羔殺而取腔以
和藥藥未盡而病以痊自後每令殺羊羔
日數枚同杏酪五味蒸之置其腔盤中自
以手齧擘而食之謂曰舍酥齧鄉村獻羊
羔者數千人皆厚酬其直陵寧下馬村陶
榔兒家中巨富兄弟皆兇悖以祖父塋域

傍河道二丈餘慮其發掘乃盜他人孩兒
年三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熟獻叔謀咀
嚼香美迥異於羊羔愛慕不已召詰榔兒
榔兒乘醉泄其事及醒叔謀乃以金十兩
與榔兒又令役夫置一河曲以護其塋域
榔兒兄弟自後每盜以獻所獲甚厚貧民
有知者競竊人家子以獻求賜襄邑寧陵
睢陽界所失孩兒數百冤痛哀聲旦夕不

輟虎賁郎將段達為中門使掌四方表奏
事叔謀令家奴黃金窟將金一將贈與凡
有上表及訟食子者不訊其詞理竝令笞
背四十押出洛陽道中死者十有七八時
令狐達知之潛令人收兒骨未及數日已
盈車於是城市村坊之民有孩兒者家置
木櫃鐵裹其縫每夜置子于櫃中鎖之全
家秉燭圍守至明開櫃見子即長幼皆賀

既達睢陽界有豪寨使陳伯恭言此河道若取直路徑穿透睢陽城如要回護卽取令旨叔謀怒其言回護令推出腰斬今孤達救之時睢陽坊市豪民一百八十戶皆恐掘穿其宅并塋域乃以釀金三千兩將獻于叔謀未有梯媒可達忽穿至一大林中有墓古老相傳云宋司馬華元墓掘透一石室室中漆燈棺柩帳幕之類遇風皆

化爲灰燼得一石銘云睢陽土地高竹木可爲壕若也不迴避奉贈二金刀叔謀曰此乃詐也不足信是日叔謀夢使者召至一宮殿上一人衣絳綃戴進賢冠叔謀再拜王亦答拜畢曰寡人宋襄公也上帝命鎮此方二千年矣儻將軍借其方便回護此域卽一城老幼皆荷恩德也叔謀不允又曰適來護城之事蓋非寡人之意從奉

上帝之念言此地後五百年間當有王者
建萬世之業豈可爲逸遊致使掘穿王氣
叔謀亦不允良久有人入奏云大司馬華
先至矣左右引一人紫衣戴進賢冠拜觀
于王前王乃言護城之事其人勃然大怒
曰上帝有命匡護叔謀愚昧之夫不曉天
意乃大呼左右令置拷訊之物王曰拷訊
之事何法最苦紫衣人曰鎔銅灌之口爛

其腸胃此爲第一王許之乃有數武夫拽
叔謀脫去衣惟留犢鼻縛鐵柱上欲以銅
汁灌之叔謀魂膽俱喪殿上人連止之曰
護城之事如何叔謀連聲言謹依上命遂
令解縛與本衣冠王令引去將行紫衣人
曰上帝賜叔謀金三千兩取於民間叔謀
性貪謂使者曰上帝賜金此何言也使者
曰有睢陽百姓獻與將軍此陰注陽受也

諫集卷之集
忽如夢覺既覺神不住體睢陽民果賂黃金三千兩因叔謀家奴黃金窟而獻叔謀思夢中事乃收之立召陳伯恭令自睢陽西穿渠南去回屈東行過劉趙村連延而去今狐達知之累上表為段達抑而不獻至彭城路經大林中有偃王墓掘數尺不可掘乃銅鐵也四面掘去甘平王惟見鐵墓旁安石門局鎖甚嚴用鄴人楊民計撞開

墓門叔謀自入墓中行百步二童子當前曰偃王顛望久矣乃隨而入見宮殿一人戴通天冠衣絳綃坐殿上叔謀拜王亦拜曰寡人坐域當河道今奉與將軍玉寶遣君當有天下儻然護之丘山之幸也叔謀許之王乃令使者持一玉印與叔謀叔謀視之印文乃古帝王受命寶也叔謀大喜王又曰再三保惜此刀刀之兆也刀刀者隱語亦

二金刀 叔謀出令兵夫曰護其墓時煬帝
之意也 在洛陽忽失國寶搜訪宮闈莫知所在隱
而不宣煬帝督功甚急叔謀乃自徐州曉
夕無暇所役之夫已少一百五十萬下塞
之處死屍滿野帝在觀文殿讀書因覽史
記見秦始皇築長城之事謂宰相宇文述
曰始皇時至此已及千年料長城已應摧
毀宇文述順帝意奏曰陛下偶然讀秦皇

之事建萬世之業豈若修其城堅其壁帝
大喜乃詔以舒國公賀若弼為修城都護
以諫議大夫高熲為副使以江淮吳楚襄
鄧陳蔡并開拓諸州丁夫一百二十萬修
長城詔下若弼諫曰臣聞秦始皇築長城
於絕塞連延一萬里男死女曠婦寡子孤
其城未就父子俱死陛下欲聽狂夫之言
學亡秦之事但恐社稷崩離有同秦世帝

說苑卷之集
二
大怒未及發言宇文達在側乃叱曰爾武夫狂卒有何知而亂其大謀若弼怒以象簡擊宇文達帝怒令囚若弼於家是夜飲酖死高熲亦不行宇文達乃舉司農卿宇文弼爲修城都護以民部侍郎宇文愷爲副使時叔謀開汴梁盈灌口點檢丁夫約折二百五十萬人其部役兵士舊五萬人折二萬三千人功既畢上言於帝決下口

注水入汴梁帝自洛陽遷駕大渠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使命至急如星火民間有配著造船一隻者家產破用皆盡以有不足枷項笞背然後鬻貨男女以供官用龍舟既成泛江沿淮而下至大梁又別加修飾砌以七寶金玉之類於是吳越取民間女年十五六歲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於龍舟御楫卽每船用綵纜十條每

詠集之集
二
條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與
羊相間而行牽之時恐盛暑翰林學士虞
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渠兩隄上一
則樹根四散鞠護河隄二乃牽舟之人護
其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
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又令親
種帝自種一株群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時
有謠言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畢帝

御筆寫賜垂楊柳姓楊曰楊柳也時舳舻
相繼連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聯綿不絕
錦帆過處香聞百里既過雍丘漸達寧陵
界水勢緊急龍舟阻礙牽駕之人費功轉
甚時有虎賁郎將鮮于俱為護纜使上言
水淺河窄行舟甚難上以問虞世基曰請
為鐵脚木鵝長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木
鵝住卽是淺帝依其言乃令右翊將軍劉

水驗其水淺之處自雍丘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處帝大怒令根究本處人吏姓名應是木鵝住處兩岸地分之人皆縛之倒埋於岸下曰令教生作開河夫死爲抱沙鬼又埋却五萬人既達睢陽帝問叔謀曰坊市人煙所掘幾何叔謀曰睢陽地靈不可干犯若掘之必有不祥臣已回護其城帝怒令劉岑乘小舟根訪屈曲之處比直

路較二十里帝益怒乃令擒出叔謀囚於後獄急宣令狐達詢問其由達奏自寧陵便爲不法初食羊後啖嬰兒養賊陶榔兒盜人之子受金三千兩於睢陽擅易河道乃取小兒骨進呈帝曰何不奏達達曰表章數上爲段達扼定而不進帝令人搜叔謀囊橐中得睢陽民所獻金又得留侯所還白璧及受命寶玉印上驚異謂宇文達

言方之今
三月少言
二書院
曰金與璧皆微物寡人之寶何自而得乎
宇文達曰必是遣賊竊取之帝瞪目而言
曰叔謀今日竊吾寶明日盜吾首矣達在
側奏曰叔謀常遣陶榔兒盜人之子恐國
寶榔兒所盜也上益怒遣榮國公來護兒
內使李百藥太僕卿楊義臣推鞠叔謀置
臺署於晒陽并收陶榔兒全家令榔兒具
招入內盜寶事榔兒不勝其苦乃具事招

欵又責段達所收令狐達奏章卽不奏之
罪獄成進上帝問丞相宇文達曰叔謀有
大罪四條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遣賊盜寶
擅易河道請用峻法誅之其子孫取聖旨
帝曰叔謀有大罪爲開河有功免其子孫
只令腰斬叔謀于河側時來護兒受勅未
至叔謀夢一童子自天而降謂曰宋襄公
與大司馬華元遣我來感將軍護城之惠

去年所許二金刀今日奉還叔謀覺曰據
此先兆不祥我腰領難存矣言未畢護兒
至驅于河之北岸斬為三段擲兒兄弟五
人并家奴黃金虛並鞭死中門外段達免
死降官為洛陽監門令

開河記終

開河記終

